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八年八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東京

奎章閣發行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LICENSED PRODUCT
Kodak
3/Color
Black



服誠
述一部

東京家器記三編

邊
2254
5-3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八年八月八日發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東京

奎章閣叢刊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目錄

新橋鐵道

芝増上寺山内

附

楊弓肆

索駟師

水茶店

洋書肆

附

雜書店

邊門
號 2254
卷 5-3

新繁昌記 第三編

万世橋

附

住吉踊

弄珠師

街頭演史

機楨

新橋藝妓

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服部 誠一著

新橋鐵道

芝口有一橋曰新橋。雖不甚長。欽函為橋。而橋無一脚。鉸柱為欄。而欄不用木。乃架鉸橋者。獨此一川耳。下流曰汐留。流雖不甚廣。係舟行窮處。墨陀之花。芝浦之月水。游追興者。皆發水路于此。橋上之人。橋下之舟車馬輻輳。船舫鱗次。亦為繁昌一地。欽道即在于新橋之南傍。汐留之右岸。寬地瀟灑。廣數十步。



木柵為域，自開園圃于鐵道間，花卉數株，綠樹幾根，紅霞流處，人繫鞍馬，翠鷲抹，迎客待出車園，中央有石室，曰停車場，鑿石而為柱，磨石而為壁，精巧美麗，不異彫一大石，以為層樓，鐵道發基源於斯，過芝濱，經高輪而出於品川，背後超御殿山，濟六鄉川而及川崎，此地亦有停車場，橫濱車與東京車相遇之地也，踰鶴見則乍神奈川，自是頗係險路，鑿數十丈山，埋一里，程海直左，抵達橫濱，每驛設停車場，而任客昇降，專為便裡，便車場皆雖盡美，就中以新橋為巨臂，樓上則官局，樓下則客室，々亦有二等上等者，席

敷，耀諭，凳子美麗，下等則次之，客買小標紙為證，有川崎某月某日等數字，因其所之，記其地名，值有上中下三等，下者三十錢，中而六十錢，上則一圓金。斯者自東京至橫濱之值也，每驛內里程異值，先納值後昇車如車式則前輛為蒸氣，軋備石炭水機器，御者坐前面，車尾有鈎以牽客車，一火輪車而約連七八車，客車亦因等位，有好惡，上等者如亭棚，毛席華麗，坐卧安適，窓榻玲瓏，炭烟不到，車中人憑窓而左顧，品川之海色，右瞻神奈川之山光，忽山忽水，山又山水，又水奇觀變移，坐為橫港九里，程之游步。

瀨靛鳴傳笛音石炭薰噴狼烟号鈴鏘々人昇車号
 鈴又鏘車即發自朝六時連夕六時一日往來凡六
 回實着人飛翼之妙術而貸商利脚之奇技也一回
 約載二百名商買居其八分商買之損益関一步之
 遲速有_リ一步早而_レ及車未_レ發一步遲而車已_レ發為係
 千金之損益者故有驅馬車來者有飛人車到者三
 群五伍輻々轉々自西自東無來不來者無載不送
 者千客万態奇姿妙粧不可得品評盡衣着唐棧髮
 如蜻蜓者皆簍取都俗立中間得身纏羅紗姿似官
 吏者必通辨光頭放輝不用夜燭者財主之游畫鳩

也乱髮掃麻必披雨衣者僧父之回横濱也阿洒落
 之處女主游樂詣神奈川大師々々元無用信心甚
 薄生意氣之書生名遊學參高嶋坊在横濱近觀音
 々々曾有情歸意最深通客傍藝妓腰乘小猴從且
 那尻來番頭五六手代六七此中朝往夕歸者最為
 有益庸醫之訪病家十分奪肩輿賃而所費不過其
 半且有神速之便貧賈之奔商事一朝典地券證而
 所贖不超其夕全有利足之益甲乘有利乙亦有益
 鉄道乃利益之驛路座頭上京亦自此鉄道四民雜
 遶男女混淆少年挾阿娘喜與玉臂摩只恨紫袖隔

肌膚下戶怖與醉客接最厭酒暈衝鼻孔乳婦大尻
 三人囊坐痴叟一屁數人嗅臭一榻十名各異其趣
 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有閱新聞者有吹草
 烟者或笑談或議論車內真為小旅館
 一榻老婆交腰手中裹頭白禪既古帶鼠色蚤屎恰
 為紋阿娘連臂外套藏尻緋襦猶新虱卵未全印一
 婆道距今五十年前婆始十六花顏雲鬢紅袖翠裙
 携情郎手游步通街適見和蘭人入朝羅紗猩々緋
 之筒袖襦袂就中鬘深馬鈴唐人敲鈺妙鉢來皆道
 形似人間心如蓄生屎與尿一時不通且脚不屈伸

驚歸而告之爺婆爺乃刀商也爺歎曰嗚呼不為武
 士真遺憾身入武門兩斷彼唐人于一刀下聞唐人
 常喰牛豚骨軟如斬大根振腕語婆爺沒以來世間
 一變寶劍不如菜刀武士不如鉛鏗末孫為小猴于
 橫濱商館年季既盈開唐物店變不亦大變乎刀商
 孫為唐店主却為唐人生生活云爺若聞之必可曉昨
 非也婆幸長命視遠沿革今又乘蒸氣車詣大師不
 假藜杖不倩街輿熟想昔日視唐人謂蓄生者乃日
 本人之寐語也婆若得復旧年必為貞操婦南無大
 師如来添白髮為玄髻信屈腰消皺波再開十六春

又願假唐人、大智授紙幣、降自天之妙術、自非借大師冥福如何、一得成、南無大師々々々、阿娘胸裏合掌、肚裏祈念、今日參詣、非出于姬意、全由娘誘導、大師若有靈、可必賜冥福、金釵玉櫛、連綴子帶、不日買得、又與裏坊少年、日相遇、馬車蒸氣之便、尚為緩、冀通電信機、常相語、大師如來必勿欺、娘方今有鈇道、便祈願必得、日參亦非難、南無大師、小廝坐前榻、低頭竊視、祈念南無山神之靈、起大風來、請飈阿娘、紅裙生活、辨天願拜、奧院請開、其紅帳、請現其玉躰、末十分視盡、鳴鈴忽鏘然、早已達川崎、婆娘一羣下、

車去

二商相對、凭後榻、年皆垂四旬、春情未衰、美服盛飾、鬢髮整理、甲乙屢出、時辰儀觀之、金皮晃々、金鎖累々、蓋非計時辰、暗誇于人、也、甲曰、余每日乘四時車、到東京、依八字車、歸橫濱、適與君同車者、已連旬、君何多事、于東京、乙飾詞曰、母住都下、久罹病、余因商業、多端、晝間不能顧之、故侵夜侍病於枕頭也、曰、君母既沒、余亦會其葬果、又有何母、曰、細君之母也、曰、君有養母、何不養于家、况病乎、曰、非彼實母、乃義母、其實則他人、故異其居、君亦有何故、奔走都下乎、曰、

余有偽妻于都下親暱既久矣雖九里相隔未曾一夜異衾噫欽道之便若非有之余豈能盡愉快乎聞西國有遙眼鏡能見山背景商法一中千金以買之寫其花顏常可相見也又有吸千里水器械名曰吸水機商法又中千金以買之浸之其紅唇遠可吸其唾也閔化事物無一不便乙曰君思偽妻奔余愛義母行虽同侍其側心情甚不同偽義亦雖同其音意味甚相異閔其正與不正其優劣如何甲曰聞君義母未過二九適與余偽妻同年也君以為義母人視為偽母余以為偽妻人認為義妻暗唱義者却無義

寧稱偽者自生義何則偽亦非可惡令偽字乃為人余為彼謀彼為余勤互盡義心自生真義不亦理屈乎義亦有難分之分如羊下置我羊能食紙最食我紙幣終至食我命是非敢僻論君義母若加不一字可歟或與余偽貿易則兩皆可得義君固為偽母相親則誰敢容疑余亦為義妻相暱則人必不異是所謂智者之發明何必讀橫文而後為學人雖曰未學自必謂之學二人論闕闕笑一少年自側下評曰義與偽之議論畢竟皆歸效一字合之則參議也非余輩餓鬼所能及顧問之一婦時正到鶴見車脚暫止

婦笑曰妾雖不知文字終知國音官等之到東京亦如到鶴見

鷺合羽三四人蝙蝠傘五六人肩行李懷算盤一新以來之商人田舍間中之才子一鷺叩老蝙蝠曰想君輩東奧之系商歟余輩則上州之卯紙家也近年橫濱之不景氣絕無奇獲如往昔余獲大利不可再遇也蝙蝠曰鷺之撈奪君曾能經驗乎曰是余之本業不待言余當開港時輸若干卯紙值適沸騰而十倍元價千人會亦非可及一朝而為巨万富當時會芳原亦曰芳原新築五街樓館互競佳麗曰岩龜

曰神風曰何曰何余有所狎大娼二名悅余過實情義已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朋友不知其如是余與一妓約本妻與他搭權妻百金以積夜具千金以裁往衣粧鏡臺鴛鴦枕連盃盤茶瓶畫印余記紋景况實謂余閨房可矣又構外宅於羽衣坊一樓數室門戶深鎖玉花儘開一姬一婢百事如意万端無妨宰予晝寢莫人誅之何暇能思故鄉本妻二夜宿妓樓一夜泊外宅酒戰闌時游步遣興從者有帶間小姓有少妹賞月于野毛山納涼于波止場擲金如雨心裡頗覺春光暖囊中忽知秋意寒况近養蚕

節期再會飄然歸家余欲復施奇策網大利奔走東
西集卵紙豈圖卵紙拂底值三倍前年隨謀隨思欺
君子以其方况毛唐人乎捕百虫來乃取其卵雜之
於蚕卵製若干紙輸之于橫濱將以收奇勝一治一
亂運之極卵紙值追日低故托之於賣店欲暫待
其時店主驚來曰深藏之於幽倉中適因連日陰雨
卵皆產生始聞之錯愕視之又錯愕虫形全非蚕有
毛虫有裸虫蠶々雙々充滿一倉內余聞又錯愕蚕
卵忽變禍卵禍非降自天自下其種也蝙蝠振翼曰
余曾見卵紙浮於吉田橋下是乃君災物歟曰果然

余軍畧大違忽遇債鬼襲來余失糧途謀之于愛娼
暱婦彼既聞余大敗視余真如毛虫嫌余也如疫神
不曾顧余々終落魄於橫濱若以初度大勝速止干
戈金城猶不虛今由瀛車視異人智固非余淺智可
餒欺其實如遭彼欺終失祖先由來之田宅一家離
散身如無藉兒至為人荷卵紙蝙蝠曰君勿歎既往
又有得僥倖時余亦曾買麋系飾以擬最好糸一欺
彼赤髮余不敢再計奸故餘潤猶存忽寄口於乙耳
低声小語今亦輸生糸數十駄近聞生糸有景氣將
待時釣大利商法詭道在始如處女終如脫兔君有

良策可共謀其利。鷲曰：有々百事泊，其旅館可議也。一漢眼光如鷹，面似撈兒，傾耳竊聞之，肚裏攸々以爲自鉄道成，來百商忽聞物價，余輩殆將失產。今日聞之者，如得金蔓海岸，何番英商某頗欲生糸，余竊知之，先聞此價，而後問彼價，余振空手立其中間，欺此罔彼，則胸算正有若干，利彼輩。儉父已屬余，網獲獨喜，獨笑不覺。漁車已達橫濱，是所謂篋取者歟。某新聞云：鷲鳥高飛，抵雲霄，意氣揚々，睥睨都人。烏擲揄道，汝智雖能築五層樓，余可能上其屋頭，屎也。余住汝頂上，笑汝下愚。汝智未能知天高一童撐。

鯢籃曰：若智能奪之乎？若勿慢言，若未知江戶改稱東京乎？若以曾翔旧幕，天之心亦誇九重，天乎？若觀市街新繁華，猶可知其世勢也。余乘輕氣球昇蒼空，可能攫若々失其羽翼，何以能飛？余無羽翼，能可飛千里也。一鷲道：今世多智者，非我智可能及，應遷僻地。驕耶儉父啞々鳴々向山，手而去云：爾余亦以火輪車可壓超千里，數猛虎，夫所以得人無翼飛千里之奇術者，因有瓦的氏。英人始發大智也。此人發明蒸氣機，閱而後智者次之，隨用之於農工，隨用之於船車，其餘智溢世界，波及我日本，智不亦高大乎？若

無瓦的氏都下亦不能見今日繁昌智不亦盛大乎
實謂開化之本尊文明之始祖可矣火輪車之為奇
巧雖山川高低之險路可能由鐵道通也鐵道者敷
砂石開一長路々敷二條鐵埒以銜兩車輪平直一
線填坑谷穿丘陵山之高者穿隧道透之川之深者
架橋深濟之一道必置二條鐵軌一道以往一道以
回使二車無相擊之憂也數里設停車場側建一望
臺々上揭旗為晝号懸燈為夜号車中人望旗燈知
安危前途若有險則懸紅燈紅旗報之車輪之疾行
如飛在車中者彼此不能認面目一時行四十二里

一分行十八里是其概畧也方今日新橋至橫濱之
間費時辰十分蓋以里程短不能十分放蒸氣故甚
緩云然一時而往返九里程至其神速飛鳥固不及
走獸也不如可能與天狗頡頏也聞天狗者住最高
山頂朝洪長崎夕到箱館一瞬間能飛行數百里不
用一器械而疾行如此者蒸氣機關亦不及歟或人
曰近輒多天狗住都下者容兒似人而意氣甚驕巧
施魔術妙吐妖言見在已上者如痴鼠遇猫悄悄々乍
消其形見在已下者如猛虎嚙狐洋々乍高其鼻火
知漢字尻孔孟線讀橫文鼻英米到無人境則得意

極而伸其羽翼飽誇耶愚漢或有住官林結巢於高
樹者其危險如累卵若遇大風乍可墜落也是所謂
上氣者豈可敵蒸氣一分乎天狗或皆降秋葉山而
散住四方乎何其多員蓋一新以來遭剽奪其祿爵
飢逼而就食於人間也其最下等者終降至地下羽
折翼破浪々有挽車者云

增上寺 附楊弓肆、索獸師、水茶店

芝之中央有丘陵山曰三緣山寺曰增上寺深樹繁
茂翠雲埋掩自有如靈物憑大伽藍聳于深林間高
龕巍峨尖塔屹立丹碧交輝甍楹相接壯嚴之美建

築之麗固冠都下寺域子坊未刹無慮數十劃然為
一小郭而不曾許庶民縱覽當時野衲頭多於西瓜
之頭佛香烟夥於瓦窰之烟百僧千侶坐糊口於諸
侯供米而和尚尊大反有如振權於諸侯上者昔日
何沙門之盛維新以來官廢棄舊制雖祠地寺域皆
使納地稅且抑制僧侶之特權大小侯伯亦為華族
而減畧舊例如供米不過百分一或有全廢止者於
此僧侶之失米櫃者頗多正是極樂之夢覺遇地獄
之難飢腹枵々殆將渡三津川誠心始念南無阿弥
陀佛幾箇餓鬼無布施可得糧途有始入佛學直欲

任教導者有終入商門全脫袈裟者或有得自由反別耶須且僧有妻之哀歎或有度引導密鬻銅佛之窮策堂院荒蕪殿宇破壞阿彌陀去坐借與之於會社釋伽佛避席供附之於兵營蓋歐臙衲出聖僧之秋歟此地於此有新繁昌之起焉往年黑木尊之閑帳也人之賽詣蟻集蠅屯雜商開新肆於前門兩側有賣傀儡者有買錦畫者估筭擲售球燈貫團子握酢飯其間又挾賣卜先生內地則皆為新街或伐樹木或移花卉有割烹亭有蕎麥庵連寫真日鏡櫛比併列娘誰開茶店娘何起弓場滑稽師小戲場亦次之

近靴置大教院域內益繁盛如弓場茶肆與淺草寺頡頏

弓肆連場阿娘窈窕妖粧盛飾紅袖巧招客々多少全閑娘美醜客固非學射專係挑阿娘肆号競風佳曰梅林曰藤岡曰何曰何店鎖紙障々心不糊慶有寸許儘許人偷視而不敢用偷視三錢之罰法客有視之直食艷語乍銜媚笑欲以要虜之與彼妓局格子前一般相似室內無贅物剛弓七張柔弓八張矢箇六七羅列腐書生連臂而彎嫩少年接腕而發商賈亦往焉僧侶亦往焉飛箭如雨亂羽為林霏々紛

々拙手以争巧百發百外何用彼有的一客忽挽起紅袖纖々左手可以壓丈夫之右手拈弓摘箭著著於鼻頭弦盈羽飛一發一罄一中一媚百發百中捨矢如破娘揖讓射專曰姊未知射法特膏以發耳偶中者如千人會中復不可期如官輩則君子之射也正已而後發雖不中亦不遠姊豈可敵勇士腕力乎書生曰僕伸已而後發臨彼有穴雖不覷必中一娘適起拾散矢容忽覷其尻發尻肥大雖充的場巧避妙脫不曾受一矢曰娘公天下之英雄也戰必勝守必固僕拙射敢避三舍一漢戲曰妹君射術巧則巧

然非實用小可不遇活物未曾施秘術如夜戰百發百中箭子盡而後止妹君若欲決輸贏乘暗夜可戰姊原也娘曰姊弱的受君一箭巨尻能可斃箭鏞如用黃金姊不戰而服役雖觀音之臂力不可敵金鏞也腫僧容嘴曰係觀音事務固僧侶之職頭圓則心亦圓僧不敢施暴行余箭非金非銀亦非鉄特磨天然銅鏞以可能破彼大的曾試之於神明又驗於受宕况芝新觀音始開帳者乎娘笑曰棄舊採新方今之流行雖古為朝難敵今砲兵娘乃新的非金鏞豈可能破乎他僧挾梵音曰休々非余輩愚僧

所及自稱新觀音者多是古寺之廢佛此這觀音乃古窟之怪狸幸可免誑罔眾客哄笑擲弓而去
 數客擁桶爐屢喫烟不曾執弓箭是亦挑夜戰之壯士也娘向一人曰竊聞頃者携千代本弓肆那話兒觀演戲於新富坊何等快樂真可羨曰錯矣係是官員某事僕未曾知如此愉快娘曰君勿秘風聲疾于箭早已傳他耳娘占筮亦巧于弓占必中曰勿怪疇昔不得已為伴耳娘如有意僕能前驅近則債馬車遊向焉乎遠則乘鈇道到橫濱乎弟從意呀在娘指点他臉曰君臉有黧痕衣袖亦腥果知昨夜之戰血

未乾也如與君同車內亂忽鼎沸必不免彼復讎可畏々々菓商有菓商常遠偶來強欲賣之娘亦促之一俠客嘲曰娘公每日食新蒸薯猶不能飽偷餘歟娘脾日生肉今不糴於尻後恐為巨曰娘故笑曰曰者精米之要具尻如為曰可坐食而鼓腹娘尻元屬米櫃賣以易米衣服亦產於尻一尻以能養數口其肥大不亦宜乎曰然歟曾聞尻之運動疾於箭亦宜矣々々々

山門之南有花園係素駝師某新墾伐深樹崩高塢以開一勝地幅員百畝地勢方形竹垣屏內紫門斜

開入則豁然風烟自擬淺草與山雜木扶疎衆草蔓
 蒸四時莫日不花開梅林數株橫斜交枝櫻樹幾根
 馥郁散香海棠欲笑棣棠又嬌杜鵑花吐血君子花
 添紅牡丹之富貴菊花之隱逸錦繡織於兩綾羅飄
 於風如盆卉陳之於架上千花萬草鬪奇競異青俞
 青綠俞綠石曾粘石三寸秀蟠松傍竹一尺抽鳳尾
 蕉對麒麟角立霸王樹擁美人草坐萬年青可保不
 老壽百兩金似表子孫富叢叢又叢林又林迤輓移自
 異域來者亦不少焉中間數架則野花爛熳幽香可
 愛芒尾花招女郎花來觀音菊媚曼陀羅花笑牽牛

花司早晨鼓子花報正午漸腸花泣露紅淚自滴雞
 冠花帶霜朱頭正重石竹幾叢挿之以桔梗淡紫濃
 紅交加雜植真奇觀矣園裡叔亭建榭瀟灑以待客
 々借榻喫茶者投數錢而去園側有溫泉佳麗香潔
 足以洗愁腸又設小烹亭於其傍自為鼎足之高社
 交際之盛不敢私寵斷
 園右又有小丘綠樹掩背花木繞腰之字之小坂蜿
 曲達頂是亦新聞之地也頂上因奉遷西京丸山稻
 荷名丸山茶店數椽架丘開竈丘面西南眺望豁然
 相武之海總房之山坊巷之碁局邸舍之犬牙盡萃

於目下客倚欄遠望有支願者有伸頸者窺兩眼鏡者曰三柱危搖立而不動者帆前舩之泊呂川也一帶黑烟靡而如飛者火輪車之過高輪也西方之山黑而圓者目黑不動綠而密者海晏寺也遙翠一髮如有如無者伊豆之大鳴也尖碧駢列半斷半連者房州之鋸山也堯瓦巍々聳於蒼空者第一銀行樓在其左者遠遼館也牛肉之紅旗馬真之白帘晃々舞風此處衣折轉倒敬袍果知懶婆拾虱兒彼方烹樓飄飄緋禪或想通客挑藝妓按摩師踏牛屎滑倒於前光頭拜地韋馱天乘人車仰轉於後畢九朝天

赤羽橋頭竊癸尿人邏卒自後視之嗚呼危哉罰金一朱々々々々新橋街西婢捧籊籃茫然立觀狗交接其々不知乎一鷺乍撈取數尾去婢錯愕仰号泣於旻天一鴉又飛癸尿恰入婢口東京之鴛鴦惡哉々々三嗅而去

一捻靨痕先迷男魂三片艷語暗促茶價大娘道請來小妹道請憇少年向娘觀一觀低唱曰思積兮於丸山今朝來觀雪見酒詞歌曲娘忽挾口絃沈々々即應唱曰融而悅兮胸之中客曰娘心如冰解其次亦何解娘微笑授管吹烟觀他顏於淡烟中曰水淺則

揭裳抵深則解帶又何解正是妖狐誰知漢々將陷
 淫窟魂乍飛涎乍流恍然如夢寐恰與愚夫放鳥銃
 時一樣探懷投金徐徐說曰僕無日不憇娘店已連
 旬今而始知娘真意春風如有情可誘我於巢窟娘
 既奪金又曰夕陽已欲沒暫可待客散也少年助娘
 有何用曰夕陽已欲沒暫可待客散也少年助娘
 共俱疊茶竈店已既閉一婆來曰今夕有某約娘可
 速歸少年曰直從娘所之曰生憎今夕係父親年忌
 似妖狐言母親不敢許他遊請復期他日劇然拂袂下
 山去前之恍然忽變茫然失想又是似獲魚脫掌飛
 醉客踉々衝店前入曰口大渴娘公請賜冷水一盃

小妹捧滿碗曰官請可來憇此榻客撫娘背曰遇君
 得不憇乎已水已茶又飲又喫如巨鯨吸潮立傾七
 碗顧問老嫗曰僕雖探妾之日久未有適僕意者此
 地或無好別品乎曰有々連小娘中婦一束七圓乃
 至十圓任人擇採官如有意嫗能周施曰舉動之嫗
 娜容顏之美艷年紀格向有如娘公者直可賧之故
 執娘手道風姿真可愛嫗換茶呈菓想奇貨已曰這
 兒已十六若有誘之之春風將令靡嫗僅三口不敢
 貪多量分米為我子一生果有良緣官請為謀之容
 偷他眼飽食若曰分米糖盒中餘數粒勉開笑顏曰如僕

者如何。母公允之。娘君亦從曰。所敢希望也。娘一走
 告之。於老爺直可結約曰。今夕官局之當直。明日公
 退。餘復來可談。百事必期。午後四時可待也。娘胸悖
 々。娘頗欣欣相顧。相喜。容色圓貨。投道終以代茶價
 耳。二人又顧。又喜。客遂期。再會去。娘道。今日何等幸
 福。我家已生金花一圓。茶代最過。今可推以知官富
 貴。躍然發色。則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一錢銅。

書肆 洋各舖雜各店

文華之明。於今為盛。書林之富。古所未聞。英書日船
 佛藉月渡。支那獨逸。又相次。蟹行之書。蚯蚓之字。煥

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譯隨而刊行。連神書佛經。紛
 々蘊々。積以為培養人才之一大藪。即倍親荀子之
 生。慶而醫治。文盲之藥院也。自古無人不由此藪者。
 老聃由是而出焉。孔子由是而出焉。天竺釋伽由自
 是。猶太耶蘇由自是。演史家出焉。滑稽師出焉。娼妓
 微妙之口說。藝者洒落之艷語。亦出自是。千技萬藝
 無不出自是。是者藪地之繁昌。亦可知也。然矚眼於萬
 國。書而施教於普天下者。藪中之大先生也。借智於
 伊呂波。而卒業於衣岐西者。亦其顯伴也。故文化之
 盛衰。以書肆之多少。可證之。方今書肆之數。追次繁

殖稱老舖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孫店不可算數有
 賣洋書者有買雜本者有發新版有鬻古籍有曬書
 肆有貸本店本街橫坊比々連戶是因讀書人多致
 此大繁昌也學問元在弘智識々々開明則多所發
 明々々則書類日新又日新自今加十年現在之書
 或盡委屑紙家一友諭余曰如子新繁昌記固無用
 書先為屑紙必矣此書若不賣子又何以糊其飢口
 余曰亦何憂焉亦何恐焉及余書不賣時都下繁昌
 亦必一變余書忽為返魂紙又可能記將來繁昌也
 書架四壁一縱一橫掩之以玻璃戶朱皮屏立

洋書立

之烏裝櫛比表題皆錢金字晃々射眼正面安置維
 波斯德刺氏之大字書左則修身論右則万国史地
 理書究理篇位置整齊如讀本的源語利連一二三藏
 之至其四五以上本肆所未仕入蓋以讀之者少也
 伴頭少知橫文小猴能諳表題一自負生坐肆前曰
 近船有何新本伴曰有々々直抽出數冊積他面前
 客每冊翻數葉曰此密爾氏英之經濟論僕既諳之
 巴哥氏英之文明史亦既吞之如區々雜書盡蓄藏
 於臍下又何為新本伴更抽出一冊曰此雖小說人
 皆讚羨實可稱今仲麻呂客受畧閱之小猴在側曰

學士眼與常人異歟何故倒讀客曰僕眼為夜學生
 微翳矇朧不明如洋書往々易誤順逆即轉其端曰
 此米人某氏所著某書也僕十年前已既閱矣伴忍
 笑曰恐不然此近頃日本人某於倫動所著之書也
 曰不然々々因人名字書證之曰彼書未載我國人
 何由取其證小猴又容嘴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客
 憤曰僕洋學生何受教於腐儒書曰然則波計々々
 々々
 三十書生羅紗纏身時器在胸意氣昂然來問曰紐
 約克合衆國之都府出版之某書有耶伴磕頭曰無々々

客曰何船來遲乎伴傾首曰癸兌日月係何年記曰
 昨因英人某氏新聞紙知之聞自香港支那海有電
 報伴曰新版之流行雖速未如電信非敢後船不來
 也曰某書如何曰若未聞曰佛國外史已成歟曰山
 陽先生既沒久矣或又生彼國乎曰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彼亦或有山陽伴問曰閱洋人某氏新聞有耶
 蘓又降誕我國之說愚生本來淨土宗決非邪宗故
 未曾知舊約書敢問山陽若再生佛國耶蘓三生亦
 不足異近頃教官頗說國教於祠地寺域或為防外
 教歟曾聞耶蘓非人間真乎天主之子耶蘓若果降

我國百日說法實恐為一放屁是愚輩所深把憂官
 洋學大才子有豫防之之究理乎否客莞爾笑曰是
 非余所及無已則有一伴曰願謹受其教客揚々說
 出曰余雖未學我國教猶不知國教畧知彼西教耶穌
 之道亦非無虛偽試舉其一二證之彼人而自稱救
 世主者其虛一也彼曰能醫育聾者命門生為伴育聾而治之者
 其虛二也曰受刑於十字架上而償世人罪者其虛
 三也既有三虛何足盡信曰然則歐米各國何以奉
 其教也曰彼道盡歸於天是或所可信歟上觀天象
 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非天主而可能為乎

如空像拜之無其威權侮之不見所恐特歌之有聲
 耳豈有禍福生自銅鉄理乎論其本性則銅像亦不
 異一箇藥罐西國以此等言自為卓見然溯其原皆
 歸於天如我神教先耶穌既說之久矣乃万神御於
 高天原是即天也故万祠安置一白幣未曾祭空像
 儒云獲罪於天無所祈是亦天也佛云慾界六天色
 界十八天無色界四空處或亦言天乎大道無一不
 歸天者特如拜空像未免野蠻陋習也雖然非可敢
 癡之隨世開化蒼生自知其道教化固任人心所向
 可教而不可強也人智漸明則不知不識從天道也

必矣始信竊首而及鯛頭又及牛象頭次及彼空像
 其上則及人像昇其極則天也天之明鑒無所不及
 無所不照雖為隱隱者天忽知之非如敲空像無所
 恐者也世人能知之則豈有弑父與君之乱臣賊子
 乎國民皆歸善則智亦開智開則無後人後弑其賢
 者况有受外國人使役者乎人各獨立則國亦全獨
 立國能獨立則國益富兵益強我皇國亦至此
 始可謂遵天祖大神遺訓也國民若有此強力
 則雖百邪蕪降不能入我國是即維持國教之大旨
 也伴驚曰大先生說非偶言先生懷其妙說何不導

國人曰有教院在非所可余輩未學容嘴且人有衣
 食住而後可學道余赤貧未能支已飢口何遑能教
 入一伴欠伸曰先生僻說聞而已倦々而已睡々亦
 醒而言未畢即謂之拙拙國音說法乎意可憐一日拙說
 不當一錢

一老生悄悄來佇立肆隅低聲問曰有文典耶小猴
 曰比尼阿氏文典歟加堅波士氏歟並有孰可老生
 有惑色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傍註便可伴曰彼書
 未有附我國字者或翻譯書之謂歟曰以橫文譯歟
 或以漢字歟曰官言轉倒譯橫文即用國語使初學

解其書意而已官若學橫文何又用國字曰不及煩
子辨洋書獨警古亦足伴一喝曰本肆專賣洋書不
驚如小學讀本者官請問之裏坊小書肆客又悄悄
出而去伴伏笑曰五十以學洋書可以莫大成矣
貧書生挾洋書一大字書來曰僕有事故驗歸省是
疇昔於某店所買且賣之伴執算盤動數珠曰定價
五圓既屬古本余除之四分現金一圓若不滿官意
請幸謝之生錯愕曰此書未出十日終閱數葉耳裝
未垢紙未毛一圓不亦甚低價乎伴曰洋品之值專
關新舊不獨書籍万物皆然為官不可動其定額曰

請與一圓半僕非敢貪多伴曰請謝々々生卒收一
圓而去一生又來曰某字書有耶曰幸有雖古則古
如新本然價僅四圓亦甚廉矣生即買而去老伴翻
簿曰此書元出自我復歸我而又出又復歸而又更
出貧生亦商店之一器械汝小伴必勿侮貧生小伴
低聲曰朝買之一圓而夕鬻之四圓汝大伴必勿欺
愚生

雜書滿肆一面陳列前易賣者後難賣者羨本麗冊
枕藉重疊倭書而罵洋畫以喜童子眼者地理天文
之手習文洋籍而附國語以扶晚生智者經濟修身

新報 第三編
之獨學問，其大人所著其先生所譯書目招牌，飄然
翻風，傍有新開紙，又有雜聞誌，如官等一覽表，東京
新繪圖，披以披店前，併和漢洋新成益競新，昨日所
發兌，今日已陳腐，一醉生跟步，蹣跚立指壁間，曰此
教育劑之招牌，彼究理丸之標札，仔細記功能於其
下，洋人製藥，歟或唐人家傳，歟賣藥，非必如功能表，
有功者，恐與藥舖薰麝香於旧藥，擬新製者，一般相
似，伴頭含怒，曰是非藥品，即新版書目，官有兩眼，猶
不見此數字，乎曰誤矣，々々然則與淨瑠璃大夫之
看板一樣，伴曰某先生輩，所著譯皆係人才教育之

大道侮弄，亦甚矣。客曰伴公勿憤，夫教育以醫文盲，
治痴聾為大旨，猶明醫施良藥，謂之教育劑，不亦可
乎。此則不然，偷數章於某氏譯書裡，抄幾說於他著
作中，百方收拾，漸集為卷，以附隨意名々，雖某著其
實，非出自己，肚裏則己所未知之書，教化何及。人禮
義德行，非我職，天理人道，須他問，無功亦無毒人。若
疑可讀，而試也，彼拾於文明史，技於地理書，集譯以
下，勝手表題原意，所不了解，則挾支那文字，漸為拙
文，於曖昧中，彼此皆所謂因人賽錢，敲鱷口者也。畢
竟為世人非著書為家族，將買米偶作奇文，如演史

家拾寸種於雜書吐出一大虛談有誰盡信之苟學士而為之何等欽面皮汝伴頭鬻此等書何等太愚眼讀之者亦何等文盲人伴曰商買唯在利何管世教化官且去曰人之大道非玩物是故尊其書本朝之賴氏宋世之朱熹或英國之密爾氏雖其著書多未有如偷他說糊已口皆改正其謬誤增補其闕遺以為其完璧是後學之本旨也現在偷人文章以鬻其糟粕等雖街道挽車者不為之伴曰理則理然如評他細君之美醜費百辨無一益况官有何學力言者腹必空虚君請去客欲去又顧曰表紙美若春本何曰

某氏所著用文章曰汲竹部源藏之末流者歟世俗稱習寺師曰比之他偷書家文雖拙事雖小寧以為可陳其後者何等書小猴曰世俗所謂伊呂波譬曰余又論其可否曰休々々真如文盲視牖官亦伊呂波譬中之一人

一箇和尚頭戴洋帽身服釋衣而腰纏倭袴現開化顏本未有妻子哉來曰神學論有耶曰有々々古事記日本記舊事葦茅何佳和尚曰謂一冊以可能說教者也曰某氏所著有十七條畧說曰可矣々々冀以若干釋書換此一本伴曰如梵書方今絕無值雖

大般若六百卷二束三文僅十卷何及一小冊子請
 加之數錢和尚催淚曰請聞愚僧一片言此書藏室
 庫幾百年一歲一閱以為萬民救災禍近頃官置教
 院愚僧亦列教導一分經文唯為糊口誦一夜空經
 為人言矇朧立枕頭曰嗚呼吾梵書兄弟空蟄居庫
 隅不觀天日已有年一切經一切屬無用涅槃經
 不生不滅涅槃唯如睡佛典之廢為萬國一贅物且
 聞有破佛論吾等兄弟又寄身於何處汝為我守護
 何不憂之父母不受一片引導既葬靈魚腹千恨日
 深万感月蘊自終為虛空藏寧不如陷屑紙一為世

益兄念南無阿彌弟唱妙法蓮華愚僧夢覺錯愕謹
 追想當初連護摩燒味嚼擲幾万僧侶生活於一部
 觀音經况千部万卷之梵書乎縱令為書肆凡人不
 忍使受辱紙屑商手伴請恕之大儒在側閱支那新
 聞忽說出曰噫和尚慷慨宜矣々々我儒書亦然古
 來大小學校皆屬我四書五經自洋學流入本邦來
 中庸見晒於曬書肆論語見縛於蜘蛛網偶雖或遇
 恩顧者其值比昔日減幾倍或時受辱於英儒或時
 被擄於佛書或轉賣各處不異一野妓今時書生聞
 口曰儒道迂遠畢竟未讀經書又未知其道也若橫

讀論孟其道何與洋儒異稱漢學者僅以翻譯文學為足歟至其譯書多意味所不通意味若不通不如無譯惟天下書生先讀漢書而後入洋學果為活用學士如佛教亦專施實行必有裨益是與君輩梵生所同感慨雖欲不歎得乎伴少有才突然挾一論曰官等何識見隘何肝膽小書肆繁昌如此書生茂盛如此有讀洋書者有閱漢籍者誦梵經說神譜各自雖後心所欲捨舊取新則人之常情不問書善惡後出之書拘招人心故儒而可穿新論佛而可鑿新說立指俳優給金表曰良役者俗稱俳夫出自後隨世

開明益以後出為善大道則舜臺也百世決不變書生則俳夫也來世必可巧書藉則狂言也將來最競新苟有學才不論其學派可裁新狂言也議論紛然已過三時小猴摩睡眼曰狂言已闕先客請出後客請來

萬世橋

附住吉踊、弄珠師、街頭演史、機振

萬世橋在于旧筋違亦都下新繁昌之一地也毀譙樓除石礫豁然闕一寬地而架大石橋長約十六間幅及七間奇巧佳麗全躰積花碧石至脚為兩亭形一亭之間約二十六尺橋下不礙行舟觀底面則如

新編 卷三 終
巨石懸空似甚危而甚固蓋編稜石為之形載物愈重則愈相啣之理也表面則平坦如磨一大砥以為車行之便欄干亦建石柱彫磨自在為木材不易為之巧遙望之則恰似架鸞鏡故人呼曰眼鏡橋俚諺云約之不可期如俟石橋之腐敗此橋則非天地傾覆不可腐敗万世之名實非偶然也橋口開三义路中央則車馬左右則通徒行路心作龜背遍敷白砂粲々皎々又設水竇於兩側雖霖雨無一滴行潦路傍則栽花木或稠茂或扶疎白梅與紅櫻競嬋妍青柳隣丹楓鬪婀娜而闋大園於熱鬧間春之芳雲

秋之彩霞行人絡繹於錦繡幕裡一路右折連柳原自之至淺草橋之間代古柳平高堤而栽雜木於河岸風景幽美自為小墨陀之觀維新以來雖新築之地不少未曾有繁昌之速如此建築之美如此是非有人民進開域之盛力豈能如茲乎川流則神田川上流曰御茶水下流過柳橋合隅田川舟楫之便為最多矣舫舸相御楫櫂相擊橋下常不斷行舟旧第違者四通之心軸而行人雜道車馬輻輳南則赴日本橋品川者西則向本郷牛籠者東則淺草兩國之往来北則下谷千住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故橋畔

雜商連露肆殊為諸伎人之淵藪

長柄晴繖開小蒼天於街頭頂捧白幣檐張紅幕二人携之而立其下片檠敲繖柄三絃代鼓角擗々鐘々和為一種曲兩三活佛扭手帕括額連手而舞列踵而踏一人而如有六手六脚三人一舞調子甚輕世傳往昔臚僧掃住吉祠前偶然相集而戲為踏歌是其盪觴稱伊勢音度者蓋此僧輩之末寺與伊勢有津保伊勢津有伊勢能保津此是旧詞曲近來脩飾其声一新其手竒曲妙調斜其両手而舞如紙鳶戲風蹇其一足而跳似傀儡隨絲其間帶滑稽其際

挾俳態捻腰撐裳而形阿娘掩面帶刀而罵情男娘負男道投身於桂川則旧習之事娘負男回開化之新樣將航蒸氣船沒於大洋乎忽有人於後沈大洋而葬魚腹亦旧習之弊何遂渡異國不果偕老之約男道昔日之長右衛門不知横文借到海外難為習字師終斃於道路而已曰色之伊呂波則万國同一寧賣阿半為洋人公之愛妾可謂適今世女流之閑化娘忽振頭打胸曰迷雲全霽量簡大愛娘以十四年身與四十四年之男情死不免蕃夷之風共止死為永訣不如互求其適耦男也然义手道身見阿娘

放懷無一朱楮幣又焉能往到底不能脫死神娘乍
冷笑何男之白痴不及女兒遠矣女則一媚十圓騙
撈兵卒足奪二三圓况勅奏判之三官乎男而無才
者不出挽人車之外方今物皆移俗亦換勝五郎起
挽初花之車且那降拭家來之賢一僧跳出曰寧脫
質髮止桂川之曲廢蕩樂坊為辛抱人而不如娶真
女房哩

竿頭揭一角招燈紅帘晃々飄於燈頂小鼓劇搥三
絃急調一伎人出而跪肩結蓋襟手操烏箱初說白
其所為名目說了開蓋示空箱於衆道十日所見箱

內空虛誰敢容疑今傳送何物於這箱供衆覽觀者
交踵眼一注伎人不知撈兒切巾着去已將施伎又
鼓又絃欲為猶不為一婦捧破扇普乞文久錢一孔
吝者僅慳一孔錢乍隱於人後而避之何思撈兒亦
潛於己後有欲抽懷袋恰與買安值物却失錢者一
樣攤錢兩拋合線一百五十文伎人漸而起身左手
捧箱口嚙一扇右手以打胸一打觀者唯注目其箱
不知早已挾一物於指間開扇又白何物來將入這
箱翻扇數回忽探箱操出一條紅旗次又白旗隨出
隨捲請見一物又出自這旗線香傳火則地火巖噴

火花突飛狂奔人皆錯愕讚声四鳴其伎有數件或
跣足渡白刃徐徐移步脚不曾撓人見其險莫不喘
々恐其瘍疽或吞曲尺或噴活魚其奇其妙真如有
幻術為有魔法然世謂之弄珠師最後出一新奇安
置小瓶於大道中央瓶外不見一物有焉放声宣白
瓶有三萬億土之極樂形虽然小可能容一身始蹇
右脚臨瓶口旋入又容左脚忽沒半身唯現其首耳
既而渾身全沒瓶中僮父目驚魂消伎人早脫此處
去到居酒店濁酒三盃以憫一日之勞人尚守瓶俟
其出久矣皆道何極樂之遠何歸來之遲伎兒伏笑

道極樂非遠揭杉葉都俗揭杉葉以又六之門

面對小机手弄扇子而麁服垢漆三百六十四日曬

光頭於白日鼓口以糊口者誰乃街頭演史家螺吹

先生是也其所說雖不異唾壺大地之說非說法家

之拙法所企及何則人樂聽而不睡奇談妙辨縱橫

說出忽怒忽戰或守或攻使手使目叩膝扭腰勇声

罵英雄弱樣形臆病莫戰態不盡莫武風不極概以

大閣記德川史為常講頃者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

日本多平八郎與關羽張飛等大戰於矢鳴壇浦平

八郎執五間三尺長槍一回能刺敵數人恰似貫

團子一名其槍曰團子丸一勇將又現出大喝一聲呼
 間柄十郎左衛門揮一尺貳寸大刀為百人斬聽者
 評道一尺二寸不可謂大刀先生忽飾過曰但其幅
 處々有空隙凡觸刀者雖鉄石無不斬一刀斬十人
 二刀斃十馬漢高祖降其軍門佛拿破倫屈其脚下
 一人忽發怒聲曰歌々々何虚誕之甚一戰而自日
 本飛支那又跨佛蘭西者何乎先笑曰汝并蛙輩何
 能容嘴余說則開明之軍談汝竟見徒固非聽而可
 解曰有何確論以為然曰此是戰爭之洋行
 繡屏彩障以閑小露肆區阿七吉三等繪額肆前列

數小鏡一觀值不逾半錢一男一婦手巾罩頭立其
 兩隅說其所寫事蹟非語非歌別為一曲郎男唱婦
 和應声牽絲花園覆為月殿宴席轉化閨房一唱一
 褒聽不飽觀不倦了童蟻集稚女蠅屯為減煨薯炒
 豆之半費名之謂機扱或有寫各國大戰者或有摸
 古今人物者或復讎者或情死人伎則雖小伎與吾
 輩赤貧活計不異然至其機絲與我危險大異矣彼
 牽美觀之絲糊口我因織醜之糧絲保命米商為第
 一連薪高菜商皆有恩借絲一絲若絕數口忽解鳴
 呼危哉或道士亦有開機扱於活路者問之則懸便

絲於權門繫糧絲於要路以為一機甲牽其手乙曳其脚跟々踏々漸移步就活路又與渡一條軟索伎人一樣蓋代地眼傘以蝙蝠傘至施已術渡與賴人扶步之懸隔則其危險非同日之論也商亦有繫商絲於財主牙僧之間為機板者申若放其手乙若離其脚直傾墜於餓鬼道其活路不亦險乎輓近身代限之多或亦機板之絲絕者歟多是糊口於機板中

新橋藝者

余讀長恨歌至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則未曾有掩卷而不三歎白居易之

作此歌也在距今一千有余年之上而既然而然矣
 意義人之跋扈於世也千古一轍萬國同軌實有
 如合符節是非敢用其筋力非敢因其材藝所以
 其跋扈之源由則特不過於容顏之一血囊自古以
 這一血囊能為可驚駭之事者往往不勤矣大則傾
 強國堅城小則覆田宅倉庫亦非敢為其困苦非敢
 勞其肝腦所以傾覆之之器械則僅不出於鴛鴦之
 一雙枕今人猶觸這一雙枕而破其產喪其身者比々
 甚多矣彼恣溶解所傾覆之國家而洽潤其父母親戚
 故生

一美兒則借雖為所獲小足以維持一家即至
 重生女亦非無理之事方今熟視都下之風習
 十而八九滔々皆是也至其甚則中夜生子還
 秉燭而覩之恐其不為女子幸生女則其父母
 以欲為之糊口之一心養育之三歲而欲其鼻
 高臉低七歲而欲其目涼口小十歲而欲其髮
 黑面白二十七十四而欲其語媚笑巧二八十六
 而欲其腰細臀肥凡抵自乳臭薰香粉之間不
 曾見教貞節唯所令勉之學課則彈三線之絲
 耳是即鬻其美之學問也男兒亦樂美人之美

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雖着哆囉人雖纏布袍
 奴其情一般相同日獲四銖則擲於四六妓局
 娼妓下等曰四六妓也獲八銖則投於中等娼樓
 蓋其價四六妓也獲一圓則與於名娼院中至一圓以上則運歌
 妓於掌上而不知殺無二生命之幾今噫盛哉
 妓藉乎或雖口能吐議論者夕嘗愛妓之唇而
 朝議國家之大事其名則雖執掌於國事其實
 謂為愛妓賜給金可矣於此前之三歎者益感
 而益深然余輩貧生所歎則未觀娼妓之美未
 嘗歌妓之味特驚於別品流行耳蓋不傍面八

目則又可謂不免嫉妬心者也夫東京之大都會而無處無歌妓巢窟其妓藉之繁昌日月盛大非吾拙筆墨可能得而狀也當今其巢窟之最繁昌者曰柳橋曰新橋曰芳坊三所自為最足之勢如柳橋其巨臂而既有柳北仙史之誌其文極金玉而其事則明詳一柳橋而可謂盡闔都声妓之風俗雖然妓姿之情態客子之游風由其地勢自有異同割烹店游船家亦然故因通客之口牌而聊記兩三談於此固不其文獨拙不免其疎漏虛誕既徵之實驗上之財主

則以余書為妓街之一唾粒而已亦其所也余耳幸有守不知為不知之語於芳坊後編新橋與土橋之間則挾一條川流而為歌妓之巢窟右岸則曰二葉坊曰久保坊左岸則曰金春曰板新道其他散居于表裏者數十戶一般稱之謂新橋絃妓近來煉石之建築及于橫街裏坊金春之妓過半移家于右岸而拓新境于二葉坊烹店船宿亦興其間而更為一熱地曾住金春者則姿色技藝位上等之中而稱新橋妓藉之易牙板新道在宗十郎坊與八官坊之間地勢屬裏店板路僅三尺許大小妓戶

擲比于其兩側而絃歌如吼熱鬧似沸路上行人肩
摩腕擊不能並四脚步其狹隘可推而知此是巢窟
中之巢窟妓戶雖貧富冷熱相異其風俗大相同熱
者住表街為小樓居冷者居裏坊營一蝸廬店前掩
格子戶而必揭一彩球燈記名其燈面以為招牌每
夕無客則上火有客則滅火以報其在否室內安置
一大桶爐煖灰埋雪鐵瓶鳴笙壁柱光澤茵席瀟灑
也與茶店船宿相似一戶一妓或有饒食離妓苟入
妓藉之女皆極懶惰未曾梳一髻未曾縫一衣調絃
歌理粧黛之外無所其業出戶則繡衣錦帶忽夏天

女之風姿舉止窈窕笑媚婀娜如昆蟲亦不肯殺之
人歸家則寬袖脫巾忽化使漢之狀態坐卧縱橫話
言驕恣似猛獸猶可能挫之徒平常學騙法於春本
究幻術於情書斷不見有女子之行雖能拜祀阿岩
稻荷不動明王而祈其冥福使役已父母如一箇奴
婢子假寐欠伸於爐頭傍觀母親執薪水而不顧之
神佛若降冥福於此輩則地球上無不忠不孝人八
大地獄亦莫處刑之罪鬼妓家大抵無父親一母一
子合一批猫而一家三口雜居於一室內別設暗室
於樓上以俟狎客々至則呼酒肴賣笑媚母能誘導

之於狐窟客一陷其窟則恍惚之雲遮於眼眷戀之霧鎖於心姿色追隨如影隨形寐則入夢寤則會思何時相離何日相忘竟搬運倉庫田宅而投其窟甚則有至產傾身冷而昏夢未醒者謹案上古有九尾白狐在支那變姐妃而亡殷紂王渡天竺化魔耶夫人而騙釋尊來我日本偽玉藻前而欲覆皇朝因明鏡之明德忽露其真躰潛身於奈須野原而終為殺生石余曾閱其記掩卷而震慄由之視之何處馬骨復化九尾白狐而誑罔人復還馬骨或為殺生骨可不恐乎可不戒乎近輓妓多為財主之外妾招客於

家而謀撈取常喰一兩客而猶不能傍貪饒於茶店

比翼宿所謂 船宿故張女王殿下之大門戶者往々不

鮮矣古則散屎於田而肥芋子今則涵巨芋而肥其

田是亦一新之風化

不歌而舞於章臺不醉而戲於花園者謂之殺風景

觀無可笑事則游亦無可樂事故花與酒則車之兩

輪相合而載人於輿輦遂輓而可飛到飛魂消肉之

愉快國也苟有意於風流者則昏昏陶々皆乘此輦

而逍遙於愉快國羽化飄然不知楮幣亦飄然飛出

自懷世俗呼錢曰楮幣曰神幣不入則飄然飛維新以降

百物換易、公侯在革靴、三顧妾、於船宿、商賈繫鞅馬、
一招娘、於烹亭、荐客之多、如潮、酌於朝、飲於夕、銘酒
之池、牛肉之山、無不醉者、無不歌者、割烹家之繁昌、
可知也、花月泉文競旗色、於金春、鶴泉亦有並立之
勢、近頃北川起新築、於其間、大掉炙鰻、大尾、伊勢、
固留於鍋坊、而將挽回衰勢、賣茶亭興於戊辰年間、
壓伏群亭、跋扈於櫻田、久保坊、災後更起、巨大、洋風
館、而俟吞、亞細亞、歐羅巴之兩風味、洋料為西松榮大
黑二亭、頡頏於二葉坊、而鳴名於芝口、如孤鰻、自西
陸川曾岸在古遷居於三十間堀、將與水月爭雄、至其子

店孫肆、則比々連戶、而非指之可接、船宿亦鬪繁華、
及築、欽道於汐留、皆移家其上、流而頗有新築之美、
凡客之招妓於烹亭者、聽其絃歌、觀其風姿、而評論
及其腰間者、少矣、故稍具女兒之真目、而緣彈葉歌
之一曲、專轉肥腰、以糊口者、見真乎風流客、下不閑
化人名、甚不欲之、船宿茶店之客、則不問其為妓與
不妓、特以轉一字為目的、妓亦倒之、而為玩弄物、自
在可運之於臍上、
有新哇曰、母扶兒脚步、初展今日步、成還使轉、妓藉
之多、一新橋、而百五十余名、其中步成、而轉者、居十

之八九有何等財主而能肥妓之口腹耶一日余酌
某樓隣席有二客盃酒數巡待妓久矣甲謂乙曰今
日絃妓之盛自負尊大不受三使不命駕且視初招
之客如油貴驕傲露面應對以真畢竟是係恩顧多
顧者果何人乙打膝曰一目瞭然何足容疑當大政
一新之初更置府藩縣專登用人才徵公議士而商
議國務於此昨日食麥飯者今日遇三顧命脫蓑衣
穿錦袴棄耒耜佩金刀而大小藩官輻輳於都下公
然入上下妓院而論闔都之妓事擲金如瓦意氣昂
然矚大才子面於宴席妓論沸騰官游流連妓員亦

有才子騙君子必以其方三線之絲結以製妹浦網
一雙之枕並以建妻籠柵小妓投其網捕之大妓鎖
其柵銅之貪饒無飽玩弄不止兩三年間而忽致妓
院之繁昌是其原因也甲曰癸藩以降通才子全散
而散財子全減如官收妓稅一時如投一滴水於烈
火盛燭雖暫衰數月而復熾矣照之於旧簿不見有
妓籍所減其故何也曰昔日歌妓之得名在其技藝
今則在其姿色與媚笑一夕之勞足以償其稅甲曰
官有嚴命禁其密賣雖歌妓不能恣鬻春於枕藉有
何努力能納三圍稅曰每客非鬻之必有一二狎客

而賜若干月金一則係多才博識之官負一則歸三
井小野之番頭余輩貧生偶為一招在算盤珠外之
利甲驚曰妓院之妓論微妙而盛大非淺學可能究
曰妓院之牆也數仞不才之貧生固非可親見幕內
之好或有雖查官不可知之理近來改稱妓院謂極
內省

東京新纂昌記三編終

明治七年八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